

方东美生命美学研究

陈璐瑶

中国计量大学 浙江杭州 310018

摘要: 方东美是20世纪中国重要哲学家,作为“诗哲”,他用诗意的文字来表达其哲学思想,其美学与哲学紧密相连。他以生命为本体,其哲学—美学围绕生命而展开。在《生命情调与美感》中,方东美通过分析希腊、近代欧洲以及中国三者不同的时空观,分析其美感。本文将从三部分进行分析:一、美之本体;生命;二、美感:生命欲的表现;三、生命、美感和宇宙三位一体的哲学—美学体系。通过对其生命美学的研究,体会“天地大美”。

关键词: 方东美;生命美学;时空;美感

20世纪初,王国维、宗白华、方东美等人就开始从生命的角度展开对美学的研究。三人都处在汇通中西文化之时,有相类似的西方教育背景,但又立足于中国传统本位,都秉承了中国传统文化。前两者虽内含了生命本体视角,但并没有在其美学理论中明确表达出。而方东美则自觉以生命为本体,从“生命”的视角研究生命情调与美感。但相较王国维与宗白华,学界对方东美美学思想研究甚少。

一、美之本体

作为“一代诗哲”,方东美的哲学与美学是不可分割的。研究其美学思想时,必须结合其哲学思想,尤其是生命本体论。在其思想体系中,生命这个概念不只是本体论层面的,也是价值论的核心,更是美的本体。

“一切美的修养,一切美的成就,一切美的欣赏,都是人类创造的生命欲之表现。”方东美认为美的本质就是生命欲,而生命欲的外在呈现为美的形式。所谓的“生命欲”就是“生命的张力”。生命的向上展现出来的机趣,在现象层面展现为美与艺术。方东美认为:“一切艺术都是从体贴生命之伟大处得来。”方东美将其本体称为“普遍生命”,普遍生命作为世间以及宇宙的形上本体,一切艺术只是普遍生命的体现。“不论在创造活动或欣赏活动,若是要直透美的艺术精神,都必须先与生命的普遍流行浩然同流,据以展露相同的创造机趣,凡是中国的艺术品,不论他们是任何形式,都是充分的表现这种盎然生意。”总论而言,所有的美与艺术都必须与普遍生命相合,从普遍生命出发。宇宙之美,通过生命体现,最后落脚点也在生命。

方东美在晚年提出了“人与世界在理想文化中的蓝

图”。他将世界分为六个境界,这六个境界又被分为上下两个层次。形下的自然层次包括物质层面、生命世界与心灵世界,形上的超越层次包括艺术境界、道德境界与宗教境界。方东美认为从形下的世界进入形上的世界,第一个所要经历的就是艺术境界。美与艺术是自然人成为宗教人的必需。天地之美的来源就是生生不息的生命活力,假使生命停止,那么一切都会消散,也就没有美的存在。而人从形下世界上升到形上世界,就必须要先领会生命的外在表现。

方东美认为一切艺术都是生命化的表现,从另一角度看,也就是生命本体的艺术化,一切生命的活力表现为艺术。这里的生命本体并不是主客分意义上客观化了的本体,而是融贯的统一体,天地、宇宙是美之本体的表现。方东美的美学(哲学)是以价值为中心的,而这个价值是建立在生命的基础上的。普遍生命,不只是指个体生命,个体生命只是其具体的表现形式,可以简化为体与用的关系。“普遍生命”更根本指的是宇宙的盎然生意,也就是天地之间衍生不息的本质内核。整个艺术世界只不过是“生命”的自然显示,假设失去“生命”这个本源,艺术世界将会随即崩塌。

二、美感

方东美于1931年在《中央大学文艺丛刊》上发表了《生命情调与美感》,通过不同民族的时空观来探究各民族的生命情调与美感。方东美主要分成希腊、近代欧洲和中国三个民族进行研究。

对于希腊时空观,方东美认为他们是“时间空间化”。希腊人的思维是实体性思维,也就是将一切物格化。首先,希腊人眼中的空间是实体空间,空间的范围

限定在经验内，在感觉之外，并无抽象的存在；其次，对于本原的探究也是朴素唯物表达。这种实体化思维也反映在其时间观念中。“希腊人把时间化为空间体系，然后再就时间看，表面上是有过去，现在，未来的时间连续性，而这过去，现在，未来都可化成现在的影像。……他们把时间化成空间，时间的度量成为空间的度量，而空间的度量当中表现时间时乃是用‘一条线’”。时间具有价值生成的意义。一切事物都需要在时间的维度里进行价值增值。而希腊人的“时间空间化”取消了时间的真实性，也就取消了价值的追求。因这种实体的时空，一切追求都有具象化的边界。他们虽然居于有限的时空，但恰恰因此，他们获得很高的满足感，柏拉图“洞穴”的理想化。“由有限时空至人与万物的和谐完满，再到生命境界之识情明趣、心安理得。”

近代欧洲的时空观则是“时空无限化”。“近代科学所谓物质者，无量数微尘之抽象系统也；空间者，无量数空点或几何条件之抽象系统也；时序者无量数刹那或事变关系之抽象系统也。物质空间数量之精义，均有待于无穷分析之发挥。”近代欧洲科学与数学快速发展，整数（自然数）发展出负数、虚数、无理数，从以点、线、面取消质点的实体到抽象的函数关系。而以解析几何去分析时间、空间，时间、空间的内在则被剥离出质感，从而失去意义，成为仅存在心理上的抽象符号。空间被无限扩大或缩小，时间也被无限地拉长或缩短。处在时空中的物质也是可以无穷分为分子、原子、质子，最终分解成为抽象的元素粒子，失去了它的本质属性，一切都成为了概念上空洞的符号，剥夺了其存在的价值。无限的时空观，激起近代欧洲人们无限的求知欲，但一切都没有实点，使得人们失去落脚的基点。在追求的过程中，往往会陷入虚无而无所适从。方东美将其称为“进取的虚无主义”。科学的发展使他们在心理对世界产生把握的欲望，而事实上却陷入空虚，任何价值都没有立足的依据，从而导致价值失落。

中国时空观的特点是“虚实相生”。就时空的外在特征而言，中国时空是有限的，天圆地方，春夏秋冬，时间和空间是有边界的；但就其内在而言，中国时空具有无穷的势用。时间上虽分为春夏秋冬，但每一个冬之后连接着重新春，绵延不断，整个时间是延续的，没有实质上的隔断。空间也是如此，假使是有边界的实体，那么物体将会占据部分，生命无法自由无碍；“以虚空为用”，万有所碍。空间的本质是虚无，这里的“虚无”并不是无，不

存在，而是老子所言之“无”。“空间譬如莹镜，其积形虽若甚小，及其流光照烛，则举天地以总收之，揽括无余矣。空间宛如心源，其积气虽若甚微，及其空境显现，则赅万象以统摄之，障覆尽断矣。”整体不受限，但又存有其本质价值。处于这个时空观的中国人，既不局限于一方天地，有对未知的追求，又能不迷失以至于惶恐，他们明白自己存在的价值，以及价值的本质存在。

“希腊人与近代西洋人之宇宙，科学之理境也，中国人之宇宙，艺术之意境也。”与前两者相较，中国人的宇宙是充满诗意，充满美感的，是艺术的意境。不同于希腊和近代欧洲，中国人的时空并不是空洞的概念，抑或是物化的实体，物质与生命在时空中才能存在，换言之，时空是物质与精神浩然同流的生命境界。只有存在于时空中，一切存在才具有追求的意义以及增值的可能性，甚至时空本身就是创生的生命本体。在时空中的流行，不仅是指创生过程，而且是价值实现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生命精神在宇宙中的流行体现为美与善的实践。总体来说，生命所体现出来的美感就是艺术，即生命表现美感，美感来源于生命。

三、生命、美感和宇宙三位一体的哲学—美学体系

“各民族之美感，常系于生命情调，而生命情调又规抚民族所托身之宇宙，斯三者如神于影、影之于形，盖交相感应，得其一即可推知其余者。”宛小平认为《生命情调与美感》这篇文章已经标志着他建构了一个生命、美感和宇宙三位一体的哲学—美学体系。

方东美建构了一个以价值为隐藏核心的自上而下又自下而上的境界整体论。在“二层六境说”中，生命一直以本体中心存在，从物质世界开始按照生命的本质属性层层向上超越。方东美在打造一个哲学—美学的“境界宝塔”。物质世界作为建筑的起点和基点，只有将这一层搭建好，才能进行下一层的建筑，在此基础上，去追求生命的向上，层层向上，超越下一层的自己，追求上一层艺术世界、道德世界、宗教世界。在这个“宝塔”中，并不是机械的构造，而是充满生命的，人与物在这里是可以相互感应的；且“宝塔”的内部并不是单向的，而是“双回向”。人通过不断的超越达到顶端，又回向走过的世界，以更高的层次去回看整个世界；在行进的终点，达到至善至美的境界。而这个“宗教境界”并不是真正的终点，只是为了逻辑上的区分。人到达宗教境界之后下回向达到整体圆融，将个人生命与“普遍生命”相连接，从而汇入普遍生命中，达到至上。

他的美学建构也是以价值为本质核心的三位一体的体系。生命并不是一个孤立的机械系统，它的特殊价值在于其创造性，它是具有生机的活跃的真实体征。生命本源创造了人，同时人创造了万物，生命在现实活动中创造价值以及意义。潘知常认为：“在人类形形色色的生命活动中，多数是以服膺于生命的有限性为特征的现实活动，……只有审美活动是以超越生命的有限性为特征的理想活动。”生命是物质性与精神性统一的存在，它渗透在一切活动中，也弥漫在宇宙中，又因为，生命是美的本质，所以美的范围也不止是局限在艺术的范畴世界中，是弥漫于宇宙之中的。方东美追求的真正的美，不是与“丑”相对立的美，不是经验世界中的，而是天地大美。生命本体不拘泥于小我，而是处在宇宙大化流行中。这并不意味着要否定个体生命的价值，也不是抬高整体对个体的依赖性。两者可相对独立存在，但同时也互为条件互为补充。小美与大美也是如此，并不是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关系，也不是从属概念问题，而是本质上的联系。“天地有大美而不言”，方东美的美学体系从小到至大，从整体的层面上把握美的内涵，抛开美的具体外在形式，从内部探寻，从而达到圆融的境界。至此，生命脱离了本体论层面，生命、美感、宇宙三者合和而一。生命具有价值意义，而价值下沉到人类群体又内含道德性，据此，美同时具有艺术性和道德性，上升到宇宙，其宇宙也是艺术性和道德性相合的宇宙，而不是虚无实体。“一切至善尽美的价值理想，尽管可以随生命之流行而得到实现，我们的宇宙是道德的园地，亦即是艺术的意境”。

参考文献

- [1] 方东美. 生生之德[M]. 台北：黎明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80.
- [2] 方东美. 中国人生哲学[M]. 台北：黎明文明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83.
- [3] 方东美. 原始儒家道家哲学[M]. 台北：黎明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83.
- [4] 方东美. 科学哲学与人生[M]. 台北：黎明文化事业公司，1986.
- [5] 李春娟. 方东美生命美学研究[D]. 浙江大学，2008.
- [6] 赵旭杰. 方东美文艺美学思想研究[D]. 山东师范大学，2011.
- [7] 李春娟. 方东美论中西时空的生命情调与美感[J]. 合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28（02）：61-65+77.
- [8] 张焕志，赵梓竹. 生命情调与美感——论方东美的生命美学思想[J]. 四川文理学院学报，2016，26（03）：96-100.
- [9] 李春娟. 宗白华与方东美对中国艺术结构的现代诠释[J]. 合肥学院学报（综合版），2019，36（01）：70-74.
- [10] 宛小平. 论方东美生命、美和宇宙三位一体的建构[C]// 中华美学学会，中华美学学会美育学术委员会，新疆大学. “和谐社会中的美学与高校美学教育”全国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出版者不详]，2006：12.
- [11] 文静. 生命·美·艺术——略论方东美的生命美学思想[J]. 安徽文学（下半月），2008（03）：104-105.
- [12] 李春娟. 形上审美与价值同构——方东美生命美学的本体论解析[J]. 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33（06）：37-41.
- [13] 宛小平. 论方东美美学的方法和问题[J]. 贵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02）：94-101.
- [14] 潘知常. 生命美学：从“本质”到“意义”——关于生命美学的思考[M]. 贵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
- [15] 肖丽娅. 试析方东美生命美学观的核心范畴[J]. 贵州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03）：93-97.